

印象

上世纪80年代由于个人爱好和种种机缘,我与众多的文化界名人成为忘年交,因而收藏了200余册名人题款签名的著作。

这每一册签名本的背后都有一个小小的故事。

1985年3月巴金先生来京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,下榻于北京饭店。4月6日上午我在北京饭店对巴老进行了单独采访。

采访结束后,我拿出自藏的《巴金选集》(第九卷)请巴老签名,他在扉页上用蓝色钢笔书写了“土方同志 巴金 八五年四月六日 北京”。他十分高兴地对我说:“谢谢你买我的书!读者是作家的衣食父母,作家是靠读者来养活的。”一位世界闻名的大作家讲这样真诚的话,真令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我想起他在《随想录》第一集中所写的《把心交给读者》那一篇,是啊,巴老的心永远与广大读者跳动在一起,永远为人民而跳动!

我见他兴致很好,就请他在我的纪念册上题词,他用蓝色钢笔书写了:“奋勇前进 土方同志 巴金 八五年四月六日”。他又招呼女儿李小林拿来一本新出版的《病中集》(《随想录》第四集)送给我,并在扉页上用蓝色钢笔题写了“赠土方同志 巴金 八五年四月六日”。

我捧着巴老馈赠的这一册小书,却感到沉甸甸的!这岂止是赠送我一个人的,这分明是对千万读者的真情回报,这一片深情有千斤重!我一个人怎么能承受得住?我有些泪眼模糊,喉咙哽咽。

3月27日上午,巴老赴北京医院看望叶圣陶先生,我随同前往并拍了照片。过了些日子我将我拍的巴老与叶老谈话的合影放大两张寄与巴老,不久收到巴老从上海寄来的签名本《随想录》第一集、第五集(《无题集》)。书的扉页上都有巴老的黑钢笔手迹“赠土方同志 巴金”,十分流利秀美。寄书使用的是《收获》杂志的中号信封,出乎意料的是上面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全部由巴老手写。可惜这件十分珍贵的实寄封和巴老后来写给我的亲笔书信在1991年冬天被歹人窃去,下落不明。通过这一件小事我充分感受到巴老对人的尊重以及他为人之厚道。我一连几天都处于兴奋之中。这使我想起陈丹晨的话:“巴老太重感情,受不了人家的一点点好处。”

1985年3月30日我到冰心老寓中时,恰赶上她刚刚从医院回来,眼见保姆背着她上楼的情形。原来她每月要上北京医院检查身体,每回都是由保姆背着上下楼,十分不方便。保姆把老人放到床上休息,老人依然那么神情自若。她望着我犹豫的目光,慈爱地问:“有什么事吗?我吞吞吐吐地说:‘很久没有见到您,十分想念您。听说您近来身体

不好,又不敢轻易打扰。’“来看我很好,有什么事尽管说,不要不好意思。”望着她一脸真诚,我只好说:“我有一本您的书,一直想请您签个名……可……”“拿来了吗?我能签。”我拿出一本《冰心文集》第3卷(散文卷),她在床上,用蓝色圆珠笔在书的扉页上悬空书写了:“土方同志嘱 冰心 三·卅·一九八五”,我感动得几乎流泪。

1987年5月香港新闻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散文杂文集《春天的问候》,7月6日上午我去冰心老府上奉送拙著,请她指教。

9月3日她寄来评论拙著的书评手稿《评〈春天的问候〉》并附信说:

土方同志: 示悉。大著披阅已久,只因我穷忙,来不及写书评。今天得来信,只得匆匆草上,有不清楚处,请您抄一过再给报刊吧。祝好!

冰心 九·三·一九八七

这真让我感动之极。后来老人的书评在9月20日的《北京晚报》上刊出,产生了一定的影响(此书评现已收入《冰心全集》第八卷)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还专门报道了此事。

冰心在《评〈春天的问候〉》一文中写到:“我一打开书就如同进入一间宽大幽雅的书房,看到了许多名人学者,有我十分熟悉的,有见过面寒暄过的,也有未谋面,而久已心仪的。从这本书里我知道了他们的许多趣事、轶事,觉得热闹得很!”

老作家唐弢在给我的信中说:“冰心一篇就可抵好几篇。”

近日在网上看到2014年的一个春季拍卖会上以4025元人民币拍出冰心《关于男人》的签名本,据描述,此书扉页上的文字是:“土方同志留念 冰心 一九八八·四·一”,钤印“冰心”。这当是冰心老签赠我的著作,大概是对我赠她《春天的问候》的回报。不知为何没有送到我的手中?也许是她曾托某人转送给我,而某人辜负了她的嘱托?不知此书现在何人手中,如有可能,此书持有者可否将扉页拍个照片送我,以作留念。

1987年10月我的美学著作《朱光潜宗白华论》在香港出版,1988年初我给钱锺书先生邮去一册并附信请求指教。书寄出后,我想先生那么忙,大概不会给我什么回音。没想到3月却收到他的亲笔回信,用黑钢笔书写:

土方同志: 来函奉悉。我去年八月起即患病,迄今尚未痊愈,春节前再出院回家,遵医嘱谢客谢事。尊著早收到,未能及时答谢,歉!数月来函件书刊寄来者,债台高筑,尚无精力,一一处理。乞谅我老病,幸甚!草此 即致 敬礼!

钱锺书 三月六日

我对来宗二先生著作,涉猎甚少,实恐无发言权也!奈何! 钱先生抱病复信,以礼相待,实事求是和谦逊的态度令我感动。

1988年11月23日我去拜访钱锺书先生,我拿出自己收藏的《七缀集》,请他签名。他用墨笔在扉页上题写了:“土方同志览存 钱锺书”,并加盖了名章。先生又翻开书后注释部分,在一页上改了两个英文字母,说:“两个字母印

错了,意思就错了。”他严谨的作风令我钦佩,他惊人的记忆又令我惊异。

他从书架上拿了一本精装的《谈艺录》(修订本,中华书局1946年9月初版,1984年9月第一版),说,这是新出的,之后用毛笔在扉页上书写了:“土方同志览存 钱锺书奉”。先生意犹未尽,抽出一条宣纸,在上面书写了:“业精于勤荒于嬉 行成于思毁于随 韩退之语 土方同志属书”,又在后面钤了一白一朱两方印章“钱锺书印”和“默存”。他告诉我,这两印是他的朋友著名科学家戈壁所刻。

他对我说:“韩愈的话还是有现实意义的,我们现在就习惯于‘随’。”

先生对我如此厚爱,使我受宠若惊,再一次深深感受到真正的大学者、大作家对青年学子从来都是虚怀若谷,热心提携的。

1983年9月的一天,华君武先生打电话给我,说他外地一位朋友来京要买全套的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《文史资料选辑》,希望我能代办并快办,因他那位朋友马上就要离京。我当时所在的报社与中国文史出版社就在一个院里,所以我放下电话,立即就办。当我把一整套数十本书送到华老家里时,他十分高兴,连连称谢,并从书架上捡出两本他的漫画集,一一题款签名盖章赠我。他又问我有没有小孩,叫什么名字。我说有个女儿,还在上幼儿园。他又拿出一本由他插图《张天翼作品选》,并在扉页上题写了“留给小邹南长大后看 华爷爷 八三年九月”,送给我女儿。现在我的女儿已经三十出头了,而且有了自己的儿子,“华爷爷”赠她的这册《张天

翼作品选》,她还珍存着。

1986年10月,我按约定时间到叶至善先生家里取稿,他临时出去开会,就将稿子留在家里并附送我一本叶圣陶的童话集《稻草人》和其他童话》精装本。书的前边有华君武1982年5月所作的彩色漫画“喜看草人着新装”,在漫画下边至善先生题款签名:“土方同志留念 至善代签”,并加盖了“叶圣陶”的名章。这个意外的收获让我惊喜莫名!至善先生的周到和美意让人暖意满怀。他还附有一信:

土方同志: 我又出去开会了。很对不起。知道您喜欢收集版本,送您一本我父亲的童话集,是纪念他九十寿诞的特装本。 祝好

至善 10月21日晨

1984年我拿着一本溥仪的《我的前半生》请“皇弟”溥杰先生签名。他略一思索,就在书的扉页上用毛笔题写了“邹土方同志留念 愆愆半生留自传 沧桑一变纪新生 溥杰题 1984·2·19”,并加盖了名章,使得这册签名本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。

1983年我访问王朔先生时持一册他主编的《美学概论》,请他签名。他把上款写成“志方”,连连道歉,又在他的签名后面写上:“名字写错,可见糊涂了”。现在这本书由于“另类”,收藏价值更高了。

舒群先生赠我的《舒群文集》第三卷是个大“另类”。他在此书扉页上写了一封信,使得此书很独特,大有收藏价值。其文为:

土方同志指正 曾接来函,未复,请谅。 因种种不快,已通知该社终止出版,故暂有四卷。而今只收到本卷,尽先赠之。

舒群 一九八六年一月九日

是何原因使舒群先生不快?不知他还有无相关文字述说此事?如没有,此信就更有史料价值了。

这种意外收获,在书画收藏方面也有趣事。

1983年10月《李可染中国画展》在日本举办。1984年春节给李老拜年,他将这个展览的画册托我分别送与他的老友、我的老师——美学大师朱光潜和宗白华先生。他在画册扉页上用毛笔书写了“光潜(白华)先生赐阅教正 甲子春节李可染”,并加盖了三个印:“李”“可染”“师牛堂”。他说,画册没有余书可以赠你,我给你写几个字吧。我欣喜若狂。他立即为我书写一张条幅“金铁烟云”,边写边向我讲解“金铁烟云”的寓意和出处。“金铁烟云”四个大字写完后,他又在左边写了一行小字:“论家赞李邕法书语书赠土方同志正之 可染”。

他告诉我,这幅书法的价值要比画集高多了,嘱我好好保存。我真是受宠若惊!

后来朱先生托我把他的文集回赠给李老。李老说,他十分尊敬朱老和宗老,他们的学问博大精深,使他受益很多。

李可染先生为我的册页题签“邹土方藏画”,把姓错写成“周”,他脸憋得通红,连连说对不起。马上翻开册页,在首页上题写了“翰墨因缘”四个大字,我惊喜得心跳加速。过了几天我请人将册页封面签纸换过,又请李老题,他只题了“万紫千红”四个字,这回不会错了。可惜这两件题签在1991年冬天不翼而飞。

1984年1月在北师大小红楼启功先生寓处向他约稿,他马上上手自作诗中堂一幅交我。当时我只顾欣赏启老潇洒隽秀的书法,没有仔细琢磨文辞。回来一读,发现中间漏掉一字。我手携墨宝返回小红楼。启老哈哈一笑,马上另书一幅。书罢,又端详着原来那幅,认真地在那幅上把漏字补上,慷慨地说:“废物利用,送给你了。”我暗自欣喜。

1989年,一天到董寿平先生寓中看望他,恰逢台湾隔山画馆的关兰女士在座。董老为关女士讲解书法的用笔,当场书写唐诗: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。”我一边听,一边拍照。送走关女士后,董老看看案上自己刚写的书法,对我说:“送你。”董老对我的厚爱,使我至今忆起还感动不已。

1983年11月向管桦同志约稿,他画好一幅墨竹叫我去取。我来到西单石板房“苍青馆”。他厚道地笑着说:“这一幅我给你题个上款,发表时遮住,发表后就送你了,一稿两用,怎么样?”他深知我酷爱翰墨丹青多有创作研究,才有如此两全其美的举措。正所谓“宝刀赠壮士,红粉赠佳人”,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
1987年6月文怀沙先生为我写一条幅,让我去取,我还没去,他却说找不到了。他又重写了一幅,自己不满意,就附了一封信叫人送来,信上说:“‘文章本无求,妙手偶得之’。我不擅书法,但偶尔也能写成颇不恶,甚至颇有笔趣的字(书法大家沈尹默先生所藏之件即此类妙品)。我某日写了一小条幅,乃‘偶得之’之品,原决定送奉的,不知塞到哪里了。无法,只得另书一大幅字未能惬意,殆昔人所说‘求工翻拙’是也。自审诗尚不恶,敬祈收存。”过了些日子,他又让人送来一小条幅,告我“偶得之”条幅找到了。求一玉而得双璧,岂不快哉!

这样求一得二的还有溥杰先生的书法。1982年我的同事汪东林同志热心地为我向溥杰先生求一幅字,当我从老汪手里拿到这幅字后,又收到溥杰先生转来的赠我的另一幅字,我想这可能是他忘记已经给我写过了,不过这也看出他的认真之至。溥杰先生对于别人求他字,是有求必应。

举起杯,献上你的爱

——缅怀张笑天先生 □丁利

乍暖还寒,流经吉林省西北部的洮儿河一片迷茫。我仿佛听到了冰冻三尺下的洮河水,为一位作家的离世,在呜咽、在倾述、在痛惜……

惊闻张笑天先生病故的那个早晨,我正在阅读由他作总序的“中国梦·生态梦——洮儿河”大型文丛。

浅绿草地、溪流环绕的封面,散发着油墨的芳香,每一部都饱含笑天先生的一片心血、厚爱和期望。白城10位作家的专著刚刚出版,他还没来得及看到这套装帧精美的文丛,就匆匆驾鹤西去,这个噩耗让我和白城的作者悲痛至极。

再捧读他那洋洋洒洒的序言《又到洮河飞浪时》,一字一滴泪,一句一声泣。

笑天先生一生著书、编剧几千万字,艺术成果辉煌厚重。如今我书架上珍存着他的30卷本《张笑天文集》。他的中篇小说《前市委书记的白昼和夜晚》获1985—1986年度全国第四届优秀中篇小说奖;由其担任编剧的电影《末代皇后》获第四届巴西国际电影节特别奖;电影《开国大典》获1989年中国电影金鸡奖、第十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和1989年度中国电影政府奖;并入围奥斯卡国际电影节角逐;电影《重庆谈判》获第十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、1993年度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;电影《世纪之梦》获1998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;电影剧本《世纪之梦》获中国电影华表奖、优秀剧本奖;电影剧本《白山黑水》获首届中国夏衍电影文学奖。

笑天先生一生不但自己辛勤创作,将一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大作留在人间;他还积极扶持当地文学新人,特别对身在底层的作者,投入了大量心血,一位艺术家的德艺双馨和坦荡襟怀,回荡在白山黑水间。

他对白城文学的关注,一桩桩让我们难忘。

记得2006年,我要出版一本纪实散文专著《远去的村庄》,时任省青少年作协秘书长的李勇大姐看到我的乡土散文,觉得语言朴素、风格独特,就把文稿推荐给时任省作协主席的张笑天先生,恳请他为自己的书写序。我心想,人家是全国知名作家,那么有名,创作那么忙,不可能给一个基层小作者写序。没想到,不到半个月,李勇从长春给我打来电话:弟弟,张主席的序给你写好了,发给你看看吧。我激动地打开邮箱,题为《生命的本色》的序言出现在我眼前:“如今,喧嚣的声音和斑斓的色彩充斥了我们整个世界,我们的耳朵被塞满了,眼睛也被遮住了,随之欲望也开始滋长起来,总觉得丢掉了什么东西。生命只是一只陀螺,被时光的鞭子抽打着无休止地转。在这样一个近乎膨胀的世界里,我们到底失落了什么?难得丁利用深邃的目光、用慈念的心、用一支与生命相伴的笔,饱蘸颤抖的真情为我们展现出了另一番世界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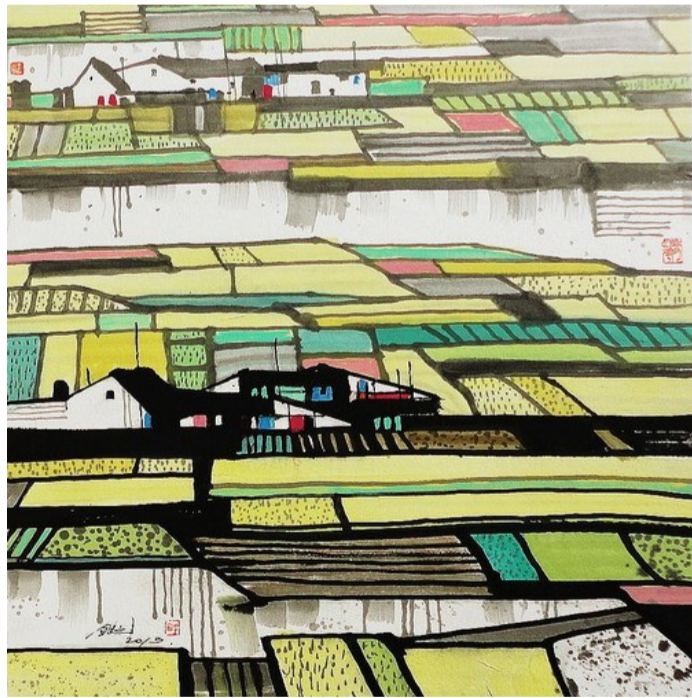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,这个序言分别发表在《文艺报》《吉林日报》《中华风采》上。而我此后获得的文学成绩及进步,与笑天先生的激励和关怀都是分不开的。如今他留给我的墨宝“天道酬勤”还悬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。

2014年,白城市文联、白城市作家协会按照吉林省委勾画的“建设北方文学高地”的宏伟蓝图,由我主编、策划一套“绿野之星”大型文丛,这是白城作家首次集体亮相,具有一定的现实和历史意义。总序的作者人选有各种建议,最后我想到了笑天先生,因为他刚刚给白城《绿野》文学季刊创刊35周年写了纪念文章,感觉他了解白城,知悉白城文学发展脉络,对白城文学和作者充满情感。请张主席来写,他的文字对白城作家来说,是丰厚的财富、无尽的动力和前行的航标。当时张笑天正在创作抗美援朝系列长篇小说,而且刚做了一

个咽喉手术,说话沙哑,我实在不好意思打扰老人家,就发去一条短信约请。没承想,不到10天他就写来“绿野之星”总序《生命厚味》。他在序言里回忆:“算起来,我仅在80年代就在《绿野》发表过《底色》《绿色拱门的暗杀》《心底的墓碑》《一篇没有直奔主题的小说》等。我发表在1985年1月号《绿野》上的电影文学剧本《雷北利号沉没在印度洋》,还获得了首届绿野金牛奖,奖杯是李杰亲自设计并在景德镇瓷厂定制的开片瓷,那头造型独特的牛,显然象征着开发西部广袤大草原的一股牛劲,今天端详它,依然牛气冲天。记得那是1985年的10月中旬,我与刘凤仪、朱晶坐火车去白城领金牛奖,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车书栋,以及诗人万忆萱、芦萍,作家万寒、洪峰、赵春江、王成刚等,也都恭逢盛会,由时任白城地委第一书记的冯国刚给大家颁奖,可见其隆重。白城的草原和瀚海孕育了一大批本土作家和雁过留声作家的作品,丁仁堂的《猎雁记》和李杰的《田野又是青纱帐》,永远定格在白城的文学史上。纷至沓来的作家,如赵洪峰、凌喻非、张顺富、朱光雪、王长元、任林举、于笑然、张国庆等等,也用他们饱蘸着绿野乳汁的笔书写着故乡特色的文学。”

透过这些滚烫的、情真意切的文字,见证了笑天先生对白城作家的一往深情。可惜,“绿野之星”首发式上,因笑天先生在外地,没能参加,但在首发式现场,朗读了他的序言,大家深受感动和鼓舞。

2015年,借吉林省委、省政府在吉林西部实施“河湖连通”生态战略之机,我又主编、策划了一套“中国梦·生态梦——洮儿河”大型文丛,得到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的重视,将其纳入全省文学重点出版项目。经过层层遴选,有10位白城本土作家入围这套丛书,总序请谁来写?大家一致认为还是由张笑



汪珏元作品

天先生来写。深知笑天先生身体不好,创作十分繁重,我不忍心打扰老人家,又斗胆给他发去一封电子邮件,把从书概况和每本书简介都发给他。一个月后,我收到了回复:

丁利: 序言写完,按你的建议,虽保留了对白城作家作品的罗列、点评,但我以为,这要慎重,经常因点名不全挂一漏万或因评价高低等,反起负面作用,不如笼统概括,或尊重你意见。这几年你执掌白城作协,确实大有起色,成效显著,为你高兴。不多赘,祝好。

张笑天 10月29日上午

他不但写下3000字序言,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,令人感动。他对白城文学发展的真知灼见和对基层作者的大爱情怀,更令人感动。

屈指一算,自邮件发来总序《又到洮河飞浪时》,到“中国梦·生态梦——洮儿河”大型文丛出版,历时百余天,如今长达200余万字的10

本文学专著,沉甸甸放在每位作者手里。正当我们沉浸在喜悦之中时,却传来张笑天先生在京与世长辞的噩耗。10位作者纷纷发来微信或打来电话,问我消息是否属实,我含泪告之。本来说好了,这次首发式一定请笑天先生到白城,遗憾的是我给作者的这个承诺永远不能实现了,就让我们铭记老人家的谆谆教诲,向他那样做人做文,创作出更优秀的文学作品。就像笑天先生序言最后说的那样:

“洮河后浪催前浪,时光在洮儿河畔匆匆行走,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像奔流不息的洮河一路叮咚而来。用爱去写作,你甜,读者也甜。正如泰戈尔所说,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,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。”

举起杯,献上你的爱! 我们在白城草原,洮儿河畔,高高举起杯,为可敬可爱的笑天先生送行,一路走好,精神永存!